晉綏日報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八三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五百元

華東人民解放軍在津浦路上
攻克戰略要地兗州城

（新華社兗州前綫十四日急電）華東人民解放軍於十三日晚八時攻克津浦路上戰略要地兗州（即滋陽）城。戰果正清查中。

△晉中我收復太谷縣城▽

（新華社晉中前綫十四日電）晉中人民解放軍於十三日晚收復太原以南同蒲路上之太谷縣城，守城閻匪向榆次方面逃竄。按太谷爲人民解放軍在晉中收復之第七座縣城。

神池義井農會提出辦法
土改中分到秋翻地的農民
酌給原翻地農民還工

（神池訊）今春抽補土地時，抽動了一些農民的茔地（即秋翻過的地），羣衆說：「今春補了分到的茔地，已經得到利益了，給原翻地農民還工，是應該的。」農會根據實際情況決定解決辦法：如抽出中農陳永清茔地十垧，張裕、馮存狗各分到兩垧，他們有牛，決定還牛工。木匠徐國順分到一垧半茔地，還不起牛工，還些木活。其餘貧民謝三提、寡婦尹玉娃家各分了一垧，還不起工，可以不還。貧農周繼國，去年翻過的秋地，王保存、木匠張全分了一垧，王有牛應還牛工，張還些木活。其餘需要還工的，都根據情況給以解決，共解決了二十幾家的茔地還工問題，羣衆很滿意，說：「這樣能加強農民間的團結，使大家今年更有心鋤多翻秋地。」

幫助沒勞力的軍屬　孤寡解決鋤地困難

（又訊）義井農會給沒有勞動力的軍屬、孤寡解決鋤地困難。軍屬任九，十一歲，家裏再沒有人，住在外村姐姐家，農會給他種的地，讓他與父子白小帶他務實，農會多貸些豆餅口糧給他。革命軍人張有福，家裏也沒有人，農會給他種本的三垧地，也是多貸些口糧給他。其家弟兄張鳳林，讓他幫助鋤地。其餘軍屬張鈺、白志金等都願多貸點口糧，自己找人鋤地，農會都照他們的要求辦了。孤寡殷拴紅、王老婆、小三仁們（全是瞎子）的地，也是由農會找人給他們鋤。另外，郭長明父子會跑運輸，走了二十多天沒回來，地裏草比苗子高，他家裏留下一個女人務實不過，農會就給出些口糧，找人給他鋤地，等郭長明父子回來還工資。經過這樣幫助，全村頭遍都已完畢，現正混鋤臘黍，並準備抓伏荒翻秋地。（陳平）

第五野戰醫院
幫軍烈屬孤寡等鋤草

（寧武訊）二馬營代表會於六月二十六日檢查夏鋤，發現該村有四十二戶缺乏勞力的軍烈屬、孤寡殘廢、退伍軍人還未鋤頭鋤。當時住該村之第五野戰醫院亦派人參加會議，便提出幫助這些人家來鋤。代表們當即分工調查，看誰家需幫幾個工，起先羣衆怕沒吃的不敢叫幫助，又怕軍隊鋤不好還不如不鋤，經代表們解釋說：「軍隊是吃自己的給咱們鋤。他們也是勞動人民的子弟，一定能鋤好。」醫院同志亦提出要由羣衆指導的鋤。第二天醫院便派出一百五十人幫助，一天便將四十二戶的八十餘畝秋禾全部鋤過，羣衆反映又快又細，鋤得很好。（農民通訊員葛六成、鄭文元、王海寬）

河曲南沙塔幫軍屬夏鋤
採取固定帮工

（河曲訊）五區南沙塔村採用固定幫工辦法給軍烈屬鋤，保證不荒一垧地。該村十戶軍烈屬中，只有劉滿海、二留寬兩家缺勞動力，需要羣衆幫助。二留寬種地十七垧；哥哥參加解放軍，他今年才十七歲，作務不過來。劉滿海家只有一個婆姨，十二垧地全靠羣衆幫助。開會討論時，大家檢討過去臨時派工地作務不好，決定採用固定幫工辦法，有專人負責，又好檢查，也能作務好。會上，農會才首先報名給軍屬鋤地，共固定十五個人，分了五組，選出二毛丑當組長。兩家軍屬十九垧青苗，共需工六十六個半，所用人工按全村軍勤工多少減免。各組已開始幫鋤並提出競賽。（賈裕茂、劉占榮）

（寧石訊）一區雙廟自然村在代表馮仁義、李仲金的領導下，將勞動好的李懷[illegible]、李懷元等組織了一個代耕小組，專門負責給軍烈工屬和參戰走了的民兵代耕。民兵馮富金的秋苗已鋤完，所有空地都翻了兩次，準備種麥。（成福魁）

從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
團結新戰士鞏固部隊
華東解放軍副排長沈公良當選人民英雄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十二日電）華東解放軍某部副排長沈公良，團結新戰士和鞏固部隊成績優異，在最近該部慶功大會上被選爲人民英雄。他曾担任班長一年多，但他所領導過的班，有的經歷過激烈戰鬥，有的全班都是新參軍戰士，但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逃亡現象。

沈公良領導戰士的最大特點，是能熟悉戰士心理，並從眞正階級感情與對革命負責的精神出發去愛護全班同志。他說：「我們的戰士是革命的寶貝，都應該愛護。」當班裏要補充新解放戰士時，沈公良就主動和黨的小組長商量怎樣團結教育他們，他說：「新同志不知道我們革命軍隊性質，黨內要想辦法保證對新同志耐心的教育。」有空他就召開小組會，總結鞏固部隊經驗，使大家都能提高一步。他對老戰士說：「新同志將來也都是老同志，多鞏固一個，就多增加一份革命力量。」他要求老戰士自動出主意團結新戰士，新戰士來班裏後，他即召開團結會，先由老戰士介紹自己的歷史，引導新戰士作自我介紹。於是根據新戰士歷史，進行不同的教育。例如解放戰士苗世祿，在國民黨軍裏當了十多年兵，沈公良就問他道：「你當兵十年，國民黨給了你什麼了」苗說：「一雙空手。」於是沈公良就說：「你看，你給國民黨當兵十多年，還是要餓肚子；可是解放軍戰士，大家打垮蔣介石，大家分田地過好日子。」他隨即把解放區的情形一一向苗介紹。苗世祿激動的說：「班長放心，我決心在這裏好好幹，也做解放軍的一個好戰士。」解放戰士齊演因不習慣吃小米飯，情緒不好，於是黨的小組就討論如何教育他，然後由副班長向他講解：「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隊伍，老百姓吃什麼我們也吃什麼。老百姓生活沒有改善，我們就不能隨意亂吃亂喝，要與人民共甘苦。」齊演懂得了這個道理，從此就很快習慣起來了。

在沈公良以身作則推動下，老戰士也都能從各方面關心新戰士，如行軍時幫新戰士背包、扛槍。新戰士林澤如中途穿破了鞋子，沈公良馬上把自己日常節儉下的鞋子拿給他穿。行軍中大家都隨時隨地向新戰士進行教育。如住在地主家就向新戰士講地主如何不勞動而剝削農民；[illegible]決堤之黃泛區，就講解蔣介[illegible]淹人民的罪行。

帶領新參軍戰士時，沈公[illegible]班長。他和新兵班長馬合山，不擺老資格，有時互相商[illegible]山敢於負責做事，並積極培養山的領導能力。戰士家屬寫[illegible]。羣戰士時，他照顧得像自己的父母。他對戰士說：「你們一樣。他親兒在這裏和我們沈公良。」別的班戰士說：「你們他先召開了個歡迎會，啓發歸隊戰士的革命自尊心。在實都能進步的方針和信心，造了很多戰士，增發了很多[illegible]

邊區兵站組織
担負支前軍運任務
減輕了羣衆人力畜力財力負担，用於發展生產

（本報訊）邊區兵站組織担負起巨大的支前軍運任務，減輕了羣衆負担。總兵站負責人談：邊區兵站組織，爲適應戰爭需要，自去年四月以來全部恢復建立起來，並與其他兄弟解放區之交通緊密貫通起來。在「一切爲了前綫，一切軍運第一」方針下，兵站以薄弱的人力、畜力和少數機運力，担負着支援前綫的巨大軍運任務，在幹部親自督運下，每一次都按期或提早達到指定地點。運輸中曾湧現大批公而忘私、艱苦卓絕的英雄模範，如運輸員朱湘，於某次戰役中，深夜路送軍火，走至某地因路狹擁擠，冰河，他即不顧冷凍，涉進冰河撈出，擠乾油紙，烤乾藥箱。由於加强了對運輸員的思想教育，以及運輸員在運輸過程中不到某地完全受當地兵站統一指揮，因此犯紀律的現象大爲減少，爲高度發揮運輸力，從今年二月起，運系統並與財政處、糧食局、工商局運輸組織間，建立起相互協助代運物資的制度，減少了過去因領取空跑浪費運輸力的現象，提高了運輸效率。軍運之外，兵站並以極大的力量，進行往來幹部、軍人的招待工作，克服了過去過往人員羣衆牲口、人力、派飯等加重人民負担現象。臨段牲口，有六個招待所，招待員工者四十斤米，自兵站建立後，每月光開支招待所，部減除。至於因兵站統一招待宿食，而節省羣衆的油鹽柴米和人力，爲數更多。各兵站間，需扭架牲口，臨時檢查，在不妨礙健康條件下，改騎牲口的步行，或數人合併用一牲口，直屬招待所，三月份即節省十村扭架，和往返所需的十個人工，使羣衆能抽出更多人力、畜力用於生產。

右玉東短川

羣衆決定變工放青 喂好耕牛準備扣伏荒

（新華社綏蒙訊）右玉東短川羣衆變工放青，喂好耕牛扣伏荒。該村往年是全村僱牛倌放牛，花了工資，還要輪流管飯。因今年災荒中，很多人家口糧困難，管不起飯，農會即領導羣衆討論，保護住耕牛是發展生產的大問題，又快到扣伏荒的時候，更要把牛放好，以便伏後秋後多翻幾垧地，打下明年生產的底底。經過大家討論，決定採用變工放牛辦法：該村共有大牛十七條、小牛二條，按十九天一輪子往下輪，到了十九天時，由衆人評論牛放得好壞，好的表揚，壞的批評。如有特別放得好的，可讓他繼續放下去，以變工來還工，一天放十九條牛頂一個工，由大家鋤草耕地來還工，放牛的還可利用放牛時間，砍柴拔草，啥也不誤。（陳介平）

楊家會貧農楊來有

認眞喂養保護住耕牛

（臨石訊）四區楊家會村貧農楊來有和另外五家夥分一條牛，由他負責喂養，他就積極設法保護。他們六家從開春到現在只集起一個月的草料，下剩的全由他設法解決。春耕中，除耕種六人的地外，一有空就攬的給別人耕種，跑運輸，賺草料。地裏有了青草後，他就抽空到地裏割的喂青草。夏鋤農忙了，沒有時間去割草，牛也不受重苦了，他就在上地鋤草時，把牛用長繩拴在草蘿裏放，他鋤地，牛吃草，這樣放了一個多月，節省穀草四五百斤。他說：「我沒吃的，也捨不得把牛賣掉，大家叫我喂，我就要實心實意喂好，這時好好喂上，秋後跑上一冬運輸，牛的草料就賺下了，明年春耕就有辦法。」（王紊芳）

府谷廟溝門

召開變工組會議

討論夏鋤、種蕎麥和扣伏荒問題

（府谷訊）六區廟溝門村於本月五日召開變工小組會議，討論夏鋤、種蕎麥及扣伏荒等問題。該村原有地四百零幾垧（水、坪地佔一半），二百八十四口人，今春因災荒嚴重，不少人移居河東或到口外謀生，村裏只剩下一百五十二口人，內有男勞力十七個、女勞力二十個及少年半勞力十個，有牛六頭，春耕中組織變工將三百二十垧好地全部種上，只留下八十垧壞地準備種蕎麥，現全村大部秋田已鋤過頭遍。會上，大家計算還有一個半月的鋤草時間，按全村勞動力的情況，全體上地，每天能鋤十四垧秋田，可以爭取到鋤三遍。婦女閻二女、李峻女、任大女三人在一起變工，她們說：「三個人變在一起，每天從春的鋤過三畝地，三個人分開鋤，有二畝足夠鋤，還要忙個死下人。」蔣狗女說：「三早頂一工，頂的事可大哩！」大家都有信心完成。劉來說：「伏天摟穀一碗油，咱們一定要在伏天把穀苗都摟完。」接着討論種蕎麥和扣伏荒，王七則說：「撓了草麥的地按種上蕎麥，還有空下的八十垧壞地，也要揀好的種上蕎麥，留下的要在伏天翻過。」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王七則還願意抽出自己的牛幫助別人扣地或種蕎麥。會後，大家即積極行動起來。

按：該村在今春缺乏口糧、種籽，及勞動力大大減少的情況下，能將全村百分之八十的地鋤上，就是因爲組織變工起了很大的作用。春耕中羣衆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如親戚朋友鄰居相好等，以牛犋爲中心，組織小型變工，全村男女勞動力都動員起來上地，把三百二十垧好地全部鋤完，並抽出剩餘勞力搞副業生產，調劑口糧。丁來生參加變工組，除種上自己的地外，還抽空到哈拉素搞的販糧三次，每次（五天）能販穀米一大斗五升。軍屬任大女，與人變工組了八垧地，現已鋤過七垧，還到五寨灘揹的販過三次糧，每次用四天時間，可賺米一斗二升。婦女劉引且和她娘家變工，把地鋤出，騰出男人跑運輸，解決了全家的口糧問題。李村女販運了幾次東西，賺了一大斗穀米，解決了夏鋤中全部困難。（趙富驗）

岢嵐神堂坪

變工互助鋤完頭鋤

（岢嵐訊）神堂坪因去年遭災，今春缺莜麥籽，所以百分之九十的地都種的蕎麥。今春雨飽，地裏草長的很多，羣衆討論說：「政府爲幫助咱們解決夏鋤口糧，和工商局貸給咱們的七百萬元貸款，咱們應抓緊時間往出鋤地。」於是大家商量自找對象組成了七個變工小組，全村四個勞動差的，也吸收在小組裏督促其好好勞動，並決定按勞動力强弱計工。軍屬馬紅批，全家八口人，共種四十五垧地，能勞動的全體上地，連十來歲小娃娃也跟上大人拌草。現在全村已鋤完頭遍，開始二鋤。又，該村農民楊在喜、呂根、王榮昇等三人，於種完地後，即集體趕三輛大車跑運輸，先後賺回三百六十斤米。（郝守忠）

離石大武

婦女兒童鋤草收夏

（離石訊）四區大武婦女積極參加夏鋤收夏。李子良家有八口人（二閻財根委員），因一手人忙不過來，他婆姨就和十四歲的兒子上地鋤草收夏；段谷田因她男人害傷寒病，她就上地收割，自己不能担挑，她便和李無數變工，等她男人病好後再給還工。六十一歲的寡婦來左俊，她鋤地收割蕎也做，此外，她和媳婦給張三虎紡花一斤，張給鋤[illegible]天，給單身漢張富生縫了一件單衣、一個背心，[illegible]給麥子一[illegible]。文亮的媽，因她兒支援前綫去了，留下她男人一人作務不過，她便引上十四歲的二兒鋤草收夏。家裏的零碎營生，由她九歲的女孩俊葉去做。其餘各家的婦女兒童，也都參加了劉麥穗、打夏田、担水送飯等勞動。（郝明）

簡訊

五寨小寨自然村，代表梁樹成，在解決缺糧戶夏鋤口糧時，抓緊發動大家變工，當即有二十多戶自找對象組織起八個變工小組，並各自選出組長，小組長每三天開一次會，提出勞動好的予以表揚。（步文等）

臨縣梁家會合作社

幫助羣衆副業生產

（臨縣訊）二區梁家會合作社幫助羣衆發展副業生產。今年正月梁家會婦女要紡綫，稱不起棉花，合作社與村幹部商量後，決定發花收綫，紡婦賺下錢除開本外，願意要棉花、糧食、雜貨的，都由本人自便。限定十天一期。後召開婦女會宣佈後，有的婦女怕紡不好合作社不收，合作社作了解釋，說明紡的不好，價錢低一點收。當即有二十五個婦女領花，每人一斤。白炳仁的女人領了一斤花，六七天就紡起，賺的半斤花。其他婦女大部在十天內交了綫子，賺了花。後些鄰里、上白塔、下白塔的婦女也領花紡起綫來了，合作社共發花五十一斤。最近收下綫子五十餘斤，計劃發動婦女賺綫織布，織一斤賺錢六兩，現已有婦女開始領綫了。又鄰里、青條山剛村有會編席的，但因買不起原料，又無銷路，都停頓了，合作社就先借給他們款子，編下後合作社收買，幫助推銷。先給李成龍、高榮恭、高振興、劉殿成四人借了本幣二百二十三萬元，十七八天內就編的六十張席，每張本幣十三萬五千元，共值八百一十萬元。除本錢外，淨利很大。李成龍編的十二張席，賺了一百三十七萬元，以上四戶十二口人，解決了一個半月的口糧。還有五戶看到有利也編起來了。合作社共借出本錢四百餘萬，能編一百零一張席，可賺本幣八百一十萬元。解決了九戶夏收以前口糧困難。（張維振、牛爾福）

朔縣小尹莊

新中農尹緒堂

勤儉克己推動互借

借給群衆糧食又幫助畜力

（朔縣訊）井坪區小尹莊村新中農尹緒堂勤儉克己，借給羣衆口糧種籽，幫助解決生產的困難。緒堂過去是僱工漢（現任該村農秣委員），近幾年來因勤勞生產，刻苦節儉翻了身，但生活還不很富裕，他翻身後很關心羣衆的生產，樂於幫助大家，去年春天，他就給張茂先、謝誠等七戶貧僱農借了一石九斗五升粗糧和三石六斗粗糧，使他們渡過了困難。去年收成不好，他本人也不寬裕，但緒堂還是儘力的幫助大家，尹根小缺穀種籽和勞力都缺乏，他就借給他九小升種籽，還幫助他耕地。另外有五戶貧僱農缺少種籽，他也分別給借了三斗籽種；有些畜力不足的羣衆，就找他變工，除用牛草換工外，大家都待秋後才能還他的工。夏鋤時他又給十三戶羣衆三升二升的借出了二石四斗五升糧食。他熱心的幫羣衆解決困難，自己的生活却非常刻苦，一次，吃的是摻了多半粗糠糜子窩窩。在夏鋤中，他還幫助缺乏勞力的尹喜正鋤了八畝穀子。在他的影響下，羣衆互助精神大大的發揚了，該村三十七戶人家，只有四犋半牛，無牛的就有二十三戶，但今年勝分到的一千二百三十九畝（大畝）土地外，除三十三畝壞地外，全部給種上了，並且都鋤過頭遍。（孫耀先）

河曲後紅崖

跑運輸賺夏鋤口糧

（河曲訊）七區後紅崖村四十二戶，夏鋤中有周福堂等十一戶缺乏口糧，經過農會討論，從果實糧內解決了一石三斗口糧，但仍然解決不了全部口糧困難。農會主席金銀拴，就召開羣衆會討論，組織了二十五個牛、二十七個人到山念、泥彩給工商局運了三次糧，賺回六石二斗九升小米、二十三斤多棉花，羣衆的夏鋤口糧得到解決。在組織夏鋤變工上，全村三十五個勞動力，自找對象，組成了五個變工小組，上月十七日晚農會檢查夏鋤，從上月二日到十七日，已鋤出四百二十垧（共種七百二十垧）。中農王永貴、王運存變工組，種五十多垧地，兩個勞動力就鋤出三十多垧地來，現在開始鋤糜子，貧農周雙棟種二十多垧地，已經鋤的丟下六垧糜子，其餘都全部鋤出了。（陳緒、任國闢）

寧武盧草溝等村羣衆

拉木貨賺口糧

（寧武訊）二區盧草溝、石板橋、杆木溝等村羣衆，拉木貨解決了夏鋤口糧。石板橋村周計小夫婦，勞動很好，女人鋤田，他每天雞叫就起來上山拉木貨，十六天中賺到小米一百廿斤。周二來每天一早上山拉兩回木貨，早飯後還要上地鋤田，十八天中，上地鋤拉木貨賺回小米二百五十斤。盧草溝生產組長周丑丑，領導全村人上山拉木貨，他本人生產更積極，每天一早上山拉木貨，早飯後就上地鋤草，半個月賺到小米一百三十斤，解決了一家中六口人的口糧。該村地主周全堂、周全虎的女人，也在羣衆監督下參加拉木貨，解決口糧。總計僅盧草溝、石板橋二自然村，在二十天中即賺回小米二千七百斤，使羣衆口糧大體上得到解決，同時能突擊把地鋤過。（趙克林、賈貞明）

退伍軍人曹玉青

勤勞生產幫助群衆

（五寨訊）安置在一區陽坡村的退伍軍人曹玉青，勤勞生產幫助羣衆，得到全村的讚揚。玉青同志是甘肅人，三七年入伍，曾任過排長，四六年因肺病退伍，安置在陽坡村，分到十二垧地，他刻苦經營，[illegible]今春貧農趙祥小因沒牛地種不上，他就用自己的牛幫他種了三垧。檢種糜子時，又幫夏羊駢四斗青糜子籽。貧農沈羊拴跑運輸走了，家中剩下四口人沒吃的，他即借給[illegible]二十斤米。他今年的莊稼都已鋤過頭遍，現正開始鋤二遍，他還準備再扣幾垧伏荒，[illegible]生產，幫助羣衆的精神，深得全村羣衆的愛戴，並在農會上受到表揚。（劉步文、尹宗旺）

邊區雜聞

軍隊爸爸任萬生 到處宣傳生產救災

「軍隊爸爸」任萬生，從岢嵐、嵐縣工作回來後，戴着一頂舊草帽，肩上荷着鋤頭，由興縣四區到三區到處進行宣傳。他見了村幹部就說：「[illegible]領導的好，夏鋤領導不好，地鋤不出來，就要餓死人！」夏收中，他見羣衆就宣傳：「今年人餓久了，腸子細小了，打下麥子，不敢吃得太飽了，防止撑出病來。」他見到婦女們就說：「婦女們要負責節省糧食，多掏苦菜，時刻要準備防旱。」（墟冶）

朱老漢全家勤生產

神池烈屬朱寶老漢，全家三口人都參加勞動，朱老漢每天上地鋤草，老婆挖苦菜、掃碱土，小孩砍柴担水，他們熬了一斤二兩碱，換回八升多小米，再拌些苦菜，能解決全家人半個月的口糧。朱老漢說：「以後還要好好熬碱，要買一疋布，縫一件新衣服。」（據蕊）

胡老夫婦協力務莊禾

五寨大辛莊胡四女老倆口，都是六十歲了，今年種的十二垧地，因爲老漢年紀大，鋤不過來，又沒錢僱人鋤。胡四女便幫男人上地，她同和軍屬果可和的老婆媳婦變工，她們先用手摘過苗子，男人們再跟上鋤，這樣就能把地鋤過。在她們的影響下，村裏不少婦女都帶男人上地鋤草。（劉占彪）

北嶽區地方武裝 殲滅大同出犯敵三百

（新華社華北十三日電）華北解放區各地地方武裝戰績：（一）六月十六日北嶽區地方武裝某部，在平綏路周士莊車站以東之御館山，伏擊由大同出犯之敵保安第二團兩個營，激戰兩小時，將敵大部殲滅；擊斃該團團長萬可敬以下八十餘名，傷六十餘名，俘一百七十餘名；繳輕重機槍三挺，小砲十四門，步槍一百廿支。（二）六月二十五日，冀魯豫地方武裝一部，在馬頭（東明屬，菏考公路西側）與敵第四綏靖公署司令部運輸隊遭遇，俘敵護送運輸部隊官兵五十多人，繳獲滿載彈藥、給養、服裝的大車四十餘輛。

解放穀城之役 生俘敵官兵一千六百

（新華社中原前綫十三日電）四日解放漢水以西之穀城初步戰果如下：生俘一六三旅少將副旅長闕官祿，參謀長周玉海，參謀主任羅洪仁以下官兵一千六百八十一名。繳獲迫擊砲八門，六零砲九門，重機槍五挺，輕機槍五十一挺，長短槍八百四十八支，電台一部。

魯中沂源婁家舖子 組織婦女農副業生產
克服了春荒完成春耕夏鋤夏種

（新華社華東十三日電）魯中沂源（新設縣，沂水北部）張莊區遭蔣災最重的婁家舖子村組織婦女參加農業和副業生產，勝利渡過春荒，並完成春耕、夏鋤、夏種工作。該行政村包括窪子、龍窩、土門峪三個自然村，共一三二戶。春耕開始時，全村百分之九十的人沒有吃的。支部便提出：「靠婦女搞副業，掙飯吃」，男人突擊耕種。於是動員了一百六十二個婦女投入紡織和做軍鞋，兩個月中共掙工資糧一萬五百餘斤，解決了大部吃糧。春耕後，青黃不接，災情又形嚴重。此時急需鋤苗、鋤草，而做鞋、紡織工價跌落，所得已不足解決口糧。支部就召開黨員大會研究如何繼續掙飯吃而又不就誤鋤地。大家認爲只有擴大男勞力搞運輸、打短工。但是經計算後，所有男勞力僅鋤草還不夠用。如王勝德變工組共九戶，只有六個整勞動力，半個月才頂工九十個，而當時鋤草就需用工一七二個。同時距麥收尚有半個月，全組四十六人共缺糧二百三十餘斤。除動員婦女下坡鋤地外別無辦法。經討論後，當時婦女黨員婁承蒸便提出保證自己下坡，替出她的哥哥去搞副業。又經會後醞釀，王勝德組青年婦女婁承桂、婁承馨、婁承菊等七人也組織起來，由有經驗的老農帶着下坡鋤地，替出男勞動力去給工廠做短工。他們一天就掙了三十斤糧。這一成績影響了窪子婦女也在村幹部方桂英帶領下組織了七人下坡，全村並很快就發展到十三個婦女參加變工。龍窩大部婦女起初強調有孩子沒法下坡，看到該村方東玉等四人下坡後，也都組織下坡。這樣全行政村共有四十三個青壯婦女參加七變工組。王勝德、楊成功兩組婦女和兒童，三天中即鋤苗七十餘畝。麥收中，由於幾場喜雨，苗旺草長，同時因「豆不陷夜」，需一邊收割一邊種豆，各組婦女兒童便由老年人與少數全勞力帶領割麥，替出全勞力下耕，或做副業。老年婦女則在場裏卡麥穗、晒場。在變工中，每天晚飯後各組都按每人幹活的好壞，民主評工，並互相批評與表揚。抗屬婦女王在閣鋤苗又快又仔細，小組把她從六分工逐漸提高到八分工。倪佩英、婁成菊開始鋤的急，不夠細緻，只評了五分到六分工，經過二十多天的練習，也逐漸提高到八分。王勝德組自婦女參加變工後，半個月就省出三十八個男勞力做副業生產，掙糧四百二十八斤，解決了全組四十六人的吃糧帶有剩餘。

蔣匪封閉南京新民報
爲維護謠言的統治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南京消息：蔣介石政府於八日下令封閉新民報南京版。蔣政府內政部宣佈南京該報「永久停刊」的罪名是「散佈謠言，煽惑人心，沮喪士氣」。而其所列舉的事實，則係因該報過去曾在新聞報導中片斷地洩露過蔣介石軍事慘敗與殘暴屠殺和平人民的若干眞象，和該報四月十四日刊載「看西北戰局」一文，曾報導蔣軍兵力空虛，「受制於人」。六月二十六日列載開封學生談話，謂「開封商業區大小建築都被空軍炸平，被炸死傷者六、七萬人」等等。該報共有南京、上海、北平、重慶及成都五個版，其總經理爲國民黨黨員陳銘德，其南京版經理爲陳銘德之妻，且係僞政府之立法委員鄧季惺。衆信蔣政府這個時候來封閉新民報，除爲了一般地維持其謊言與反動宣傳的統治外，與它大吹其捏造的豫東大捷，禁止洩漏其豫東慘敗的眞相有關。但美聯社南京八日電稱：此舉反而「使得南京的報人對戰局沒有以前那樣鎮靜」。

五職工團體開會反對
蔣匪政府出賣內河航權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六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披露：蔣政府將中國內河航權出賣給美國，其所定「開航」辦法包括：（一）航行南京、漢口的外國船隻，准裝運自國外口岸直接運華的美援物資；（二）自南京、漢口回航時，准裝載直接運往國外的出口貨；（三）上述船隻必須在航行前，將載貨物開列清單，核准；（四）上述辦法僅限於懸美國國旗的船隻，其他國家不得援例。這即是允許美國船隻自由航行中國內河，壟斷中國的輪船出入航運，摧毀中國的民營航業。該報證實蔣政府對於中國的內河航權之出賣，係美援「附帶條件之一」。蔣政府並「強令航商對外不得聲張」。

（新華社華北十二日電）據天津大公報六月二十五日電，該報上海專電：全國性的輪機、駕駛、引水人員及船舶無綫電人員等五個職工團體於六月二十三日舉行聯席會議，對於美援物資直駛南京、漢口，一致認爲有損我內河航權，決定必要時引水人員將拒絕領港。會議並決定致書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反對美國扶植日本威脅中國的政策。

德境蘇佔區軍政府 批准兩年經濟計劃
建立穩定的經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塔斯社報導：德境蘇佔區公衆的注意力，現正集中於蘇佔區的第一個兩年經濟計劃。該計劃的草案係由德國統一社會黨提出，由德國經濟委員會製訂，已爲蘇聯軍政府批准。「德意志新聞」稱，這一方案爲建立穩定的經濟以及提高蘇佔區居民生活水平的計劃。蘇佔區的兩年經濟計劃（自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九零年），以恢復並發展蘇佔區平時經濟爲目標。它規定到一九五零年，蘇佔區電力生產達一百五十五億瓩時（瓩時即一瓩電力在一小時內所作的功），較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褐煤達一億二千三百萬噸，超過一九三六年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一．五；鋼產達八十五萬噸；捲金屬爲六十五萬噸；鐵產爲八十六萬噸；化學工業總產量較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六；液體燃料則增百分之二十九。鐵路運輸量也將大有增加。在兩年計劃結束時，火車將有客車八萬輛。該計劃規定：消費品供應從本年後半年開始將大大增加。到兩年計劃結束時，紡織品生產達一億三千八百萬公尺，鞋襪達二千萬雙。食品工業生產將相當增加；例如：糖產將達七十五萬噸。穀物及其他糧食種植面積甚至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就已較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六年增加了四十五萬公頃（一公頃等於十六華畝）。牲畜較一九四五年也有增加，其中牛增加百分之十四，馬百分之九六，豬百分之七十六，羊百分之四十。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塔斯社報導：德境蘇佔區國營企業第一屆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擁護蘇佔區兩年經濟計劃。大會於七月四日在萊比錫召開，出席代表共八千人，德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勞氏首致開幕詞，感謝蘇佔區當局對恢復德國經濟所予的援助。統一社會黨副主席烏布里希在會上詳細解釋兩年經濟計劃。蘇佔區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股德里茲克則着重說明工會在實現這一計劃之鬥爭中所應起的作用。

在麥克阿瑟直接指使下 日漁船侵華活動猖獗
蔣匪仰承美帝鼻息包庇日侵略行動

（新華社陝北十三日電）綜合各方消息：日本漁船在中國領海的捕魚侵略活動日益猖獗。據中央社電訊連續披露：從今年五月十九日至六月中旬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中，在中國領海面發現之日本漁輪即達二十餘艘。日本漁船侵越中國領海捕魚係日本當局有計劃之行動，且爲麥克阿瑟所直接指使。據天津益世報載：五月十九日在浙江海面捕魚的屬於日本「川南水產工業株式會社」之雲仙丸第二十一號和第二十二號兩日本漁輪之船員供認：「漁輪來華係奉川南株式會社之命，每行若干時，即將經緯度和所測海水深度報告日當局」。另五月三日天津新星報曾從日本報刊譯載過一篇公開記述一年以前一隻日本漁船「明石丸」號越界捕魚事實的文章，該文寫道：一九四七年「四月七日，是我們舉行處女航的前夕，船長小濱先生主持了全體船員的集會典禮，他在席上宣佈明天我們的船將直駛中國。因爲該處海面的捕魚工作已經得總部（指麥克阿瑟總部）的許可」。

尤可注意者，來華捕魚之日本漁輪不少且係日本海軍艦艇改裝而成，例如上述日漁輪「明石丸」即係侵華戰爭期間被炸傷的一艘小型日本軍艦修裝而成的。新星報譯文記載：「美國檢驗官詳細勘查之後，亦認爲這簡直是一艘砲艦」，機關室船加厚着鋼板，七門魚砲被認爲是作戰用的軍械」，但麥克阿瑟總部對該船「終於簽署了許可證」。另據中央社電訊，描述五月十九日在浙江海面捕魚之兩日本漁船二十五名船員稱：「日船員均着軍服，嫻習軍事動作，自彼等身上搜出一紀念章，有「日支事變紀念一九三七石松隊」字樣。雲仙丸第二十二號可能爲砲艦所改裝。」五月二十六日北平新民報載文指出：「未來這批人正可以駕輕就熟，成爲眞槍眞刀的登陸先鋒。」

蔣政府對於日人之侵略行動，則仰承麥克阿瑟鼻息，極盡包庇優待之能事。北平新民報揭露：蔣政府侵入我領海的日本漁船，祇是沒收它的漁具，人員則解送麥克阿瑟總部辦理。漁具所值幾何？是不是能抵償一國主權的損失了？中央社上海六月三日電更承認：蔣政府當局對侵略中國主權的日漁船皆採所謂「寬大待遇」的優待態度。事實上，一九四六年五月間蔣政府與麥克阿瑟成立協定，將中國漁權出賣給日本，允許日本漁船四十艘在中日間所謂「公海」（海岸三海里以外即稱「公海」，故實即中國沿海）捕漁一年，即已爲日本漁船打開了「合法」侵華的路子。不少跡象表明日本對中國漁權之侵略，今後將會變本加厲。六月十日上海大公報召開之上海各界人士「日本問題」座談會中，東南漁業公司陸費浩指出：「戰前日本漁船會把中國漁業壓得透不過氣來」。「麥帥最近更許日本留漁輪十五萬多噸，並訂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漁業計劃，準備再造二百七十萬噸機器漁輪。那麼多的船，將來還不是都跑來中國捕漁嗎？」

東北郵電事業發展迅速
領導統一業務正規化

（新華社東北十三日電）東北郵電事業半年來發展極速，並逐漸從各省區的分散經營走向統一領導，其業務已日趨正規化。過去東北郵電總局直轄北滿七省（嫩江、遼北、松江、合江、黑龍江、牡丹江、吉林）與哈爾濱市八個省市郵電局，自六月份起南滿的遼寧、安東兩省及遼南行署郵電業務亦統歸總局直接領導。現全區共有郵電局二百五十三個，郵電所九十五個及代辦所七百零六個，總計一千零五十四個局所，較去年十二月份增加一百八十四個，較去年一月份增加八百二十九個。郵路方面現有鐵道郵路七千二百九十二公里，旱路一萬五千四百四十二公里，共爲二萬二千七百三十四公里（各縣四鄉綫路不在內），較去年十二月份增加九千一百八十公里，較去年一月份增加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三公里。各地郵政業務上亦由最初的平信掛號信兩種，陸續增加有保險、包裹、印刷品等類。報紙發行工作除東北日報七萬餘份外，其他各省市報紙發行區域與數量亦均日益擴大。

電訊方面，現有綫路共長一萬〇一百九十九公里，電報電話局三百一十三個，與載波電話（在同一綫路上可同時有兩對或三對進行通話者）四處。長途電話最遠距離達一千〇五十七公里。電報電話除東北十省（東北九省加熱河省）之外，並相繼與內蒙之烏盟、浩特、納文慕仁盟、呼倫貝爾等地溝通，綫路共長七百六十公里。據四月份總局統計，辦理各地電報共一十三萬二千五百四十八份，較去年一月份增加六倍以上，長途電話三十餘萬次，較去年一月份增加十五倍。土地改革後，農村電話設備大有增加。據松江省統計，鄉間電話綫路共延長二千三百八十七公里，各鄉、村、屯通長途電話者二百八十三處。目前各省局爲進一步適應軍需民用，準備在農村方面做到每個區政府所在地設郵電代辦所一個。各省局現正計劃裝置各種新式機器，擴大長途電話區域，並使各中小城市電話設備進一步近代化，精簡綫路，以便集中原有器材架設新區路綫。此外各省局在紛紛成立訓練班，培養新幹部訓練舊幹部，以適應今後形勢發展。據統計各地受過訓練的職工已達四分之一以上。總局所辦之郵電學校最近已有二百餘報務員及郵政人員分發各地工作。

農民的慶賀

——記臨縣窰坪塌、李家塔紀念「七一」大會——

石丁

「七一」——中國共產黨的二十七週年紀念日。

正忙時！頭鋤完了，要鋤二鋤，麥子又黃了！百忙中，窰坪塌、李家塔兩行政村二十二個自然村全體農民，都抽出一定時間，自動的紛紛集會，有三五個村子聯合一起的，有單獨的，有聯合開罷回去又單獨開的，慶祝這個偉大的紀念日——這是山裏邊農村裏從來沒有過的，盛況空前。茲就個人見聞所及，寫在下面。——筆者

一、把這個日子在心上記得牢牢的！

「七一」！中國共產黨的生日！給共產黨拜壽！大事情！大事情！——早幾天，人們中間就這樣「咯嘰」開了！但是倒底那一天是「七一」呢？這人問那人？這村問那村，山裏邊的人誰也解不下個陽曆，一直問到村政府。村政府連個日曆也沒啦！幹部們扳開指頭算了一算，有的說是五月二十五，有的說是二十四——還是照陰曆算的，算來算去，說是二十四的居多。於是各村、各人都記住了！二十四！到了這一天，村村人們樂的……！開會！開會！到處都在開會，共產黨員們在向羣衆檢討自己的工作、思想、作風；農民們在談敍自己怎麼憑上共產黨翻身；青年們在「圪嘹」參軍參戰——窰坪塌的參戰隊走了二十來天了，李家塔的參戰隊正在待命出發，大家都等得不行了，許多人搶着要求參加共產黨，會越開越熱烈，開起來散不了啦！可是錯了！第二天，有人到窰坪塌，才知到「七一」是陰曆二十五，不是二十四！他們是早開了一天！「錯了就錯了吧！以後，把這個日子在心上記得牢牢的！永遠不要忘了！」

——這是李家塔行政村政府委員會主席齊順元談的，他是一個老農民，去年土改中，被選爲李村土改委員會主席，一貫表現正直無私，忠厚實受，最近當選新職。他早就想參加共產黨，總怕自己老了，辦不了大事。這次在李家塔「七一」紀念大會上，他才勇敢的提出這一要求，即獲得羣衆的擁護與黨委的歡迎。他樂得差不多掉下淚來了，他說：「我老是老了，只要黨要我，羣衆要我，不論什麼時候，無拘什麼工作，沒有第二句話，就是一個『幹』！」

二、共產黨就是咱的娘老子！

在窰坪塌、胡家塌、董家塌、前塌、郝家梁、宵苗溝六自然村男女農民，一百五十餘人慶黨大會上，貧農王生有哭了！哭甚呢？

他說：「我爹死的早，媽嫁了，弟兄隨上走了，十一二上我就侍候上人，攬了十五年工，總稱了幾年地，臨末了還是要球沒蛋！有一年給人家打墻，人小力不壯，墻坍下來，把腿壓壞了！還得跪着給人家到地裏刨山藥！」

「現在，地也有了，窰也有了，婆姨也有了，什麼也有了，誰給我的？娘老子沒啥給我留下一鍬頭土！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咱的娘老子，比娘老子還親啊！」

最後他放聲大哭了！許多人看他，想想自己，也哭了，忽然，他大叫起來：「我要參加共產黨！」接着他就找着村支書孫福保同志說：「我非參加不行，死也要參加！」

三、老了？老了也要當個老共產黨！

王生有的話，打動了每一個人的心，緊跟着，宵苗溝貧農劉躍斌，前塌貧農康福有，董家塌貧農薛海枝，窰坪塌貧農劉德才，李能才，新中農劉永久，都喊出同一聲音：「我也要參加共產黨！」……過去實際都是土改中積極份子，的確工漢，在共產黨扶植下翻了身！

在許多人的聲音裏，有一個叫得最響的：老木匠劉維良，他原是宵苗溝人，東里西里沒個下腳處，一輩子沒娶過婆姨，土改中到了胡家塌，給分下地、窰，又娶過了婆姨，老漢樂的年青了三十年！現在他用王生有的話在喊：「共產黨就是咱的娘老子，比娘老子還親，我也要參加共產黨！」

有人說：「老漢老了。」

他不服氣：「老了？老了也要當個老共產黨！」

四、只要能改正錯誤，羣衆就愛護我們

「只要能改正錯誤，羣衆就愛護我們！」這是碳塌黨員張眼喜同志在碳塌、唐家溝、劉落塌、曹家塌四自然村羣衆聯合慶黨大會上反省中的兩句話。

張眼喜因過去工作作風不好，強迫命令，捆打過羣衆，去秋土改中，被地主富農鑽了空子，利用了某些羣衆落後的家族觀念（張眼喜是外來戶）把他錯訂成新惡霸，後經工作團查明眞象，提高了羣衆的階級覺悟，把怒火轉向地主富農，張眼喜亦受到停職的處分（原任農會幹事）。九個月以來，張眼喜同志在羣衆鬥爭中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思想，積極參加土改，在工作中改造了自己，最近當選爲村中人民代表主任。

所以他說：「沒有這個娘老子，去年我就叫地主富農害死了！」同時他在他的反省裏表示：「過去作風不好，不怪村裏羣衆的，只恨自己脫離羣衆！」

「我們共產黨員，只要能改正自己的思想作風，好好的給羣衆當[illegible]，積極服務，羣衆就愛護我們！」

五、「收完麥，上前綫！」

在各村慶黨大會上，羣衆對參軍動員令，都作了熱烈的討論。許多青壯年，性急的吼起來：「討論個甚，一句話：收完麥，上前綫！」

「活着總的共產黨，死了要爲共產黨！」

廟角主任代表劉增國說：「我們廟角，十八戶，全村共有土地一千四百二十畝，舊政權手裏，外莊地主的就佔了九百三十五畝，現在都是咱們農民自己的了，再不用掏一顆租籽！這是誰的？」

人羣裏「咯吵」鬧了！

——對了！沒有共產黨那有咱？！

——沒有共產黨咱能住上好窰？住人家的「毛圈」還不行呢？！

——打到太原去，消滅了閻錫山，咱們老百姓的江山，就是鐵桶江山了！

——一句話：收完麥，上前綫！

劉家圪嫽黨員劉務勝同志會後，即向支部負責同志自動報名參軍，同村退伍軍人高金德前年在戰鬥中把耳朵震聾了，現在好了一些，亦向代表會提出堅決再上戰場殺敵，參軍熱潮已開始在羣衆中湧起。

現在小宛豆已經打下，麥子已開始上場，秋田一鋤已大部開始，「七一」慶黨以後，各村都組織拾鋤拾收，夏鋤裏，爭取全部鋤三遍（個別村莊準備爭取四鋤），許多村裏，農民抽取男人鋤地，女人收麥，兒童放青或上地揀麥穗！許多村裏婦女已開始縫掛包，做大紅花，準備送給參軍去的人們！

一九四八・「七一」後二日劉家圪嫽。

小偵察員趙甘年

油民　耀達　嵐

在崞縣三區民兵慶功大會上，我們又見了趙甘年小同志。他仍然是矮小的身材，一付胖胖的面孔，兩個鮮紅的臉蛋，一見了熟人先裂着嘴一笑，兩隻眼睛就笑成一條縫。他穿着剛發下來的新軍裝，新鞋子，打着小帶，紮着皮帶，蹦蹦跳跳，顯得格外活潑可愛——他是和部隊一塊來參加大會的。

趙甘年小同志，今年十五歲，崞九區北三泉人。從小死了父親，母親把他「帶」到圪婆村，十歲上，他給人家放了羊，去年他回到了北三泉，在鬥爭地主中，他非常積極。今年他分到了土地，分到了衣服，連同他爹遺下的一些家產，建立起自己一個人的小家庭。

你不要看他個子低，年紀小，可是在該村基幹隊裏是非常勇敢機智的一個。

四月間，我分區地武×團在下王莊（距三泉十餘里）與閻匪軍戰鬥中，槍砲聲打得像大年下放鞭砲一樣，農民們都渴望知道在什麼地方打與打得如何等消息，趙甘年小同志拔了一顆手榴彈，自報奮勇一個人向着槍砲響的地方去作偵察。他走到泥河與下王莊之間，悄悄地爬在地圪塄邊，察看我軍與敵人戰鬥。

戰鬥將結束時，他和後面上來的其他基幹隊員冒着砲火搶救我軍的傷員，他是走在最前面的一個。

後，在一次羣衆大會上他自動報名參軍，參加遊擊隊，他高興的對我們說：「我現在先參加遊擊隊，以後要到野戰軍去，等消滅了閻錫山、蔣介石後，我再回來，種上我分下的地，娶上個媳婦……」天眞的趙甘年小同志，他不會講更多的革命大道理，他只知道消滅不了蔣、閻匪，是不能過安生日子的！

在工作中，他表現了機警、勇敢、吃苦、耐勞的精神。

一次，天下着大雨，他忽然從十五里地外冒着雨送來了一封信。

「喲！你怎麼下的這大雨跑來呢？不會等雨小了些再走？！」

「這信挺當緊：——下雨還能攔住走路？」他眯着眼睛笑着說。

在敵人第四次到崞川搶糧時，趙甘年小同志就担任了區上與該區工作團的「偵察員」。

一次，他一個人到原平附近×村一帶偵察，不小心碰着了敵人，他就把襖子脫下，裹上泥土，聚在腰裏，裝成受苦娃娃，但敵人離他很近，如果問搜查，就會暴露的（因他帶着兩個手榴彈），他就不慌不忙走在地裏，一回頭，見地裏一個農民在種山藥，他就拾起了山藥，跟着那農民「點」起來，並悄悄和那個農民商量：「如敵人問時，就說咱們是『父子』。」那個農民要知道是自己人後，便答應了。敵人走後，他勝利地完成了任務，搞到了確實情況。

六月初，他被調到某團，現在已隨軍到了前綫，參加了消滅閻錫山的光榮戰鬥！

七月六日于崞城

「閻錫山不死就是害！」

我們進入離忻城二十里的某村，訪問了受閻匪暴政統治的羣衆，下面便是一位五十六歲的宿老漢的控訴。

劉長海

我們實在是不能活下去了！我全家有地二十來畝，都被「兵農合一」合上走了。拿走地還不算，還要出什麼軍糧，常備兵的優待糧、地方上鄉長們的津貼米、棉花、馬料草……等等的款項，你說這怎活？如果出不上來，就叫「自殺」。現在的麥子熟了，想割的吃點還不能，人家[illegible]看着哩。

我們離城二十里，十來年不去了。就是連村外都不能去，外面的人也不能來。甚至自己的女兒嫁出去還不能來住娘家。村內有些人因爲生活無辦法，要出去討吃還不行，五家組織有連環保，如果那一家走了，其餘四家就要「[illegible]死」。解放的前一天晚上，有個十來歲的小孩，拿了個小鐮鐮出去割自己的麥子吃，被哨兵看見，將鐮子奪去甩在地裏，把那小孩捉回來關起，第二天解放後才出來。

唉，閻錫山不死，就是老姓的害！只盼着把閻錫山打垮，咱們就有活路了。

小歌謠

參軍去

吃水不忘掏井人，
翻身不忘解放軍。
送兒勸夫上戰場，
保衛家鄉保人民；
齊心消滅蔣閻匪，
翻身的果實才安穩。

勸夫參軍

去年土改翻了身，
好男兒參加解放軍。
打勸丈夫去報名，
「拉腿婆姨」不好聽。

（齊榮）